

## 国际政治

# 生存资源与国际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探析

刘合波 王 黎

〔摘要〕 石油是世界各国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源。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是阿拉伯国家利用西方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资源的有利形势,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国家进行石油制裁而导致的国际危机。石油危机造成了西方联盟的分裂,在外交上孤立了美国。但石油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达到阿拉伯国家的预期目的。美国利用推进中东和平作为反制筹码,最终促成了石油危机的解决。这场生存资源之战对阿以脱离接触问题产生了影响,在客观上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

〔关键词〕 生存资源;第一次石油危机;第四次中东战争;阿以冲突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2)04-0007-12

在现代社会中,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子,而在生态环境领域中,最受国家重视的就是生存资源,尤其是石油这种不可再生资源。<sup>〔1〕</sup>自上世纪以来,中东为世界所瞩目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其储量丰富的石油资源。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阿以争端、大国地缘政治等因素与中东石油纠缠在一起。伴随20世纪70年代前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东石油成为西方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源,这为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条件。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促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是由在生存资源上占主导地位的阿拉伯国家,通过实施产量削减、提价、禁运等手段对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西方国家进行制裁而引发的国际危机。本文试图通过解读美国新近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sup>〔2〕</sup>以及对阿以问题有详细记述的《阿拉伯报道与记录》等资料,探析这次因生存资源而引发的国际危机。

### 一、20世纪70年代初中东石油地位的提升

早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和1967年第三次中

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就通过关闭苏伊士运河和输油管道等手段,对英、法实施了石油禁运。但由于当时获取石油资源渠道的多元化及世界石油市场的供给过剩,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不仅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却使其自身陷于困境。鉴于消费国与跨国公司的充分合作,阿拉伯产油国担心,仅依靠控制石油供应作为武器,会引起美国和欧洲共同向阿拉伯国家施加政治压力。<sup>〔3〕</sup>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石油形势的发展变化为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提供了比1956年和1967年更为成熟的条件。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油国在石油供求关系中地位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以前,石油公司掌握着石油牌价的发言权,这个牌价也正是石油输出国计算本国收入的基础价。20世纪50年代以来,石油输出国多采取增加出口、而不是通过提高石油价格的方式来提高本国岁入。但当时石油市场的激烈竞争使石油销售价格远远低于石油牌价,<sup>〔4〕</sup>从而造成了牌价与实际价格间的缺口。这个缺口是由石油公司来弥补的,因此各石油公司为减少缺口而采取了削减石油牌价的措施,这引起了产油国与石油公司的矛盾。<sup>〔5〕</sup>石油公司采取的这种威胁

产油国财政稳定的做法，直接导致了 1960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缩写为 OPEC) 的成立。但在买方市场占主导的时期，石油输出国组织甚至在其成立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对石油牌价产生有利于产油国的影响。

1969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利比亚爆发革命。利比亚革命对于石油市场的重要意义，在于将石油输出国的石油销售与西方国家对石油的需求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这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开始对石油牌价产生积极的影响。<sup>[6]</sup> 1970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各成员国成功地迫使驻本国的外国石油公司同意提高牌价，这标志着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关系的变化。<sup>[7]</sup> 此后，石油开始逐渐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过渡，产油国在石油的销售与牌价方面也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从 1971 年开始，已在石油产销中占主导地位的产油国，在拉升石油牌价方面拥有了更大的操控权。<sup>[8]</sup> 这为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武器提供了条件。

第二，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能源消耗，使中东石油成为西方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源。1971 年，西欧和日本都严重依赖中东石油，尤其是依赖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石油（见下表）。就美国而言，1971 年中东石油仅在其石油进口中占两成，但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比例却在不断上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到 1973 年 8 月，美国从阿拉伯国家中进口的石油，已占美国全部原油进口总量的 30% 以上、石油总消耗量的 7.5%。<sup>[9]</sup>

1971 年世界石油流向表

消费国	原油进口量 (千吨)	进口来源国占比(%)			OAPC 石油 占各国总能源 消费比率(%)
		OAPC 国家	伊朗	其他 国家	
美国	86,080	19.1	6.2	74.7	2
比利时和 卢森堡	30,320	69.2	14.2	16.6	44
丹麦	10,680	56.6	3.5	39.9	52
法国	108,400	74.1	5.4	20.5	50
德国	100,380	71.3	8.5	20.2	36
爱尔兰	3,450	64.0	23.2	12.8	43
意大利	113,390	77.9	10.0	12.1	66
荷兰	60,480	72.4	11.1	16.5	47
英国	109,810	73.8	10.0	16.2	34
日本	189,500	40.4	43.7	15.9	32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Energy Statistics 1973. In *Strategic Survey 197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4, p. 36.

西方国家对中东石油的严重依赖、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的持续升高，为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加政治压力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也使阿拉伯国家要求利用石油武器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

第三，沙特阿拉伯对运用石油武器的态度的转变。沙特阿拉伯是中东最大的产油国，在 1972 年世界探明的石油储量中，仅沙特阿拉伯就占了世界总储量的 29%，即其储量达到了 1600 亿桶，这使沙特成为西方国家的能源依靠。<sup>[10]</sup> 即使对于尚不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美国，到 1973 年七八月份，来自沙特的石油在美国进口的中东石油中也占到了五成左右。<sup>[11]</sup> 这表明沙特阿拉伯石油无论是在世界石油供应中还是在美国的能源构成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沙特阿拉伯对使用石油武器的支持与否，关系到这场生存资源战争的成败。但沙特国际地位的提高，并没有促使沙特国王费萨尔支持运用石油武器。

费萨尔反对使用石油武器的原因之一，是他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犹太主义，因此他希望能与更为强大的西方国家建立联盟、防止这些势力向沙特渗透。<sup>[12]</sup> 此外，美国的石油供应也使阿拉伯国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运用石油武器的努力屡屡受挫。<sup>[13]</sup>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费萨尔虽然支持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但他并不情愿使用石油武器向以色列必不可少的支持者——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因此，沙特阿拉伯在使用石油武器问题上采取了两重性政策：一方面是对美国发出石油制裁警告，试图以此劝诫美国放弃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反对使用石油武器。

1973 年 5 月，费萨尔在日内瓦会见阿美石油公司的官员时称，要利用石油压美国政府促使以色列改变对阿拉伯的政策，石油公司应使美国政府认识到继续支持以色列将会带来的后果。然而费萨尔的警告并没有引起尼克松政府的特别关注。<sup>[14]</sup> 尽管如此，费萨尔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仍不主张将石油作为向美国等国施压的政治武器，他坚持认为应使石油成为获取武器的资金来源，而不是使石油本身成为武器。<sup>[15]</sup> 随着阿拉伯国家在支持发动对以战争问题上逐步达成一致，费萨尔再次警告美国，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沙特将难以继续向美国出口石油，因为美国的行径会使沙

特在阿拉伯世界陷于孤立。<sup>〔16〕</sup>但美国的政策重心是确保以色列的安全,石油问题尚处于其外交决策的外围,因此沙特的警告并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美国仍一如既往地支持以色列。美国的立场最终促使沙特与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在使用石油武器方面达成共识,从而导致了石油危机的大规模爆发。

石油生产国在供求关系中地位的抬升、西方国家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的逐渐提高及沙特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使运用石油武器具备了比以往更为有利的条件。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发动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促成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

## 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发展历程

阿拉伯国家石油武器的使用是与其政治要求联系在一起。根据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东形势的发展脉络,石油危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这个时期主要是通过运用石油武器要求美国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放弃其既有立场,压以色列改变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退出其所占领的阿方领土。第二个阶段则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即在解决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余波过程中石油武器的使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除了继续要求以色列退出所占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之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压美国推动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谈判取得进展。因此,石油武器的使用主要是围绕美国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展开的。

### 1. 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石油斗争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开始利用石油作为实现阿拉伯国家作战目的的另一武器。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的原则是“不对自己的朋友造成伤害”,而其目的即在于通过运用石油武器迫使美国等国家放弃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压以色列彻底从1967年6月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中撤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sup>〔17〕</sup>

从总体上来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最初阶段,尽管阿拉伯产油国同意使用石油武器,但尚未形成有力而一致的举措,从而未形成钳制美国和以色列的有效力量,这也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初期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未予重视的原因。<sup>〔18〕</sup>1973年10月14日美国向以色列空运武器的公开化、19日美国向以色列提

供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成为阿拉伯产油国逐步采取提高油价、削减产量及石油禁运等措施的拐点。

在美国军援以色列的行动公之于众之后,沙特、科威特、伊拉克等6个海湾产油国于10月16日在科威特城召开会议,决定将轻原油价格提高17%,即提高到每桶3.65美元。石油公司认为,产油国单方面决定石油牌价势必会对消费国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也会造成未来油价的不稳定。<sup>〔19〕</sup>事实上,这仅仅是石油危机的开始,随之而来的产量削减、石油禁运进一步将石油危机推向高潮。

17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科威特城举行会议,决定各成员国每月减产5%。18日,沙特决定立即将石油产量削减10%。<sup>〔20〕</sup>阿联酋、利比亚、卡塔尔等国也先后进行了相应的产量削减。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住美国的援以行动,19日,尼克松政府决定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军事援助。<sup>〔21〕</sup>此时埃及军队正陷于困境,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也正处于以色列的进逼之下,因此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成为促成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的动因。

鉴于战争爆发后西方各国的不同立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将西方国家分为三类进行选择禁运:第一类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荷兰,对其实行完全禁运。从10月18日到31日,大多数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对美国 and 荷兰实施了石油禁运。<sup>〔22〕</sup>第二类是享有特许权的国家。由于英法两国早在10月18日之前就表明了不支持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因此英法享有出口特许权,不受出口削减限制。第三类为欧共体的其他国家和日本,对其将每月减少出口5%。<sup>〔23〕</sup>

从10月6日战争爆发到26日战争结束,阿拉伯国家采取了提高油价、削减产量及实施禁运等令世界石油市场交错跌宕的措施,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政策。因此,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继续使用石油武器,试图以此实现战场上未能达到的目的。

### 2. 战争结束后石油武器的运用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为实现埃及、叙利亚与以色列的谈判,阿拉伯国家继续运用石油武器来施加政治压力。1973年11月4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科威特城再次宣布,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在9月份产量的基础上削减25%,到12月则将继续削减5%,但这不会影响到对阿拉伯国家友好的国家的出口份额。<sup>〔24〕</sup>到1974年1月,阿拉伯产油国的原油产量从预期的每天

2230 万桶,下降到 1790 万桶,下降幅度为 19.7%,比 1973 年 9 月的产量下降了 11.8%。<sup>[25]</sup>

除了以上措施外,石油输出国组织还采取了令世界石油市场更为激荡的措施:提高油价。1973 年 12 月 22—23 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各成员国的部长,在德黑兰决定将石油价格由每桶 5.12 美元提高到 11.65 美元。基辛格称之为“第二次石油冲击”,是“20 世纪的关键性事件之一”;石油输出国组织在 48 小时内的决定,就使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日本一年多支付 400 亿美元。<sup>[26]</sup>

面临空前能源压力的西方国家,纷纷表明自己的立场。1973 年 11 月 6 日,欧共体的 9 个成员国在布鲁塞尔发表共同声明,要求以色列结束对阿拉伯国家领土的占领。<sup>[27]</sup>日本政府也发表声明,强烈反对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sup>[28]</sup>而对于美国提出的旨在缓解石油供应压力的建立国际能源行动组织的建议,西欧各国及日本都反应冷淡。<sup>[29]</sup>事实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美国就对石油危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如何解决石油危机也成为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的主要内容。而阿拉伯方面所关心的阿以和平问题却成为美国解除石油危机的筹码,这也使基辛格在促进阿以和解方面仅限于原则问题而非具体方案的探讨。<sup>[30]</sup>进入 1974 年后,伴随石油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与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陷于僵局,基辛格看到了解决石油危机与实现脱离接触的机会,这促成了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也最终实现了埃及、叙利亚与以色列的脱离接触及石油危机的解决。

### 三、石油危机的解除

早在 1973 年 10 月 26 日,基辛格就阐明了美国政府解决石油危机的政策。他认为,无论是以色列所需要的安全,还是阿拉伯方面所关心的领土问题,都只有通过美国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应将石油问题与阿以争端联系起来、在 6—9 个月的时间里通过逐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石油危机。<sup>[31]</sup>为此,基辛格曾于 1973 年 11 月 5—9 日对中东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基辛格与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意恢复美埃外交关系,萨达特也表现出对埃及双方在军事上实施脱离接触的兴趣,但石油危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sup>[32]</sup>在 11 月 9 日对沙特的访问中,基辛格未能说服费萨尔国王解除对美国的石油禁运。<sup>[33]</sup>1973 年 12 月 8 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应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一份从自 1967 年

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退的协议,并由美国保证以色列按时间表实施撤军;撤退计划一经启动,阿拉伯国家就将取消对美国的石油禁运。<sup>[34]</sup>但在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还未就脱离接触问题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这无异于搁置了石油禁运问题的解决。

尽管如此,基辛格仍然相信,阿拉伯方面急于实现埃及、叙利亚与以色列脱离军事接触,如果美国由于石油禁运而拒绝对此做出努力,就会使石油武器成为负担。因此,基辛格希望通过逐步实现埃及、叙利亚脱离接触,来解除石油禁运。<sup>[35]</sup>而与此同时,埃及和谈的毫无进展则为基辛格策略的实施提供了条件。从 1973 年 12 月 26 日到 1974 年 1 月 9 日,埃及共进行了 6 次会谈,但双方在脱离接触问题上未达成任何富有成效的协议。<sup>[36]</sup>基辛格认为这是抓住时机解决问题的好机会,否则美国将会一无所获。<sup>[37]</sup>从 1974 年 1 月 11 日开始,基辛格在阿斯旺和耶路撒冷之间进行穿梭外交,就埃及双方所关心的撤退范围、运河东岸的兵力部署及武器限制等问题展开外交斡旋。经过基辛格一周的努力,埃及双方最终于 1 月 17 日同意在苏伊士运河前线脱离接触。<sup>[38]</sup>

基辛格穿梭外交的初衷是要将阿以脱离接触与解决石油问题一并解决,因此在埃及脱离接触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基辛格也提出了石油问题。1974 年 1 月 22 日,基辛格在记者招待会上称,美国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在埃及脱离接触完成前解除对美石油禁运。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Yamani)认为,只有每个阿拉伯国家都认为有采取这一行动的正当理由,石油禁运才可能得到解除。<sup>[39]</sup>2 月 5 日,基辛格表示,只有在解除石油禁运之后,他才会再努力解决叙利亚与以色列的脱离接触问题。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坚持认为,在美国表示压以色列从叙利亚阵线撤退之前,阿拉伯国家就不应放弃强大的武器——石油抵制。沙特国王费萨尔希望美国能在 2 月 14 日阿拉伯石油会议召开前实现叙以脱离接触,但基辛格认为这不现实。<sup>[40]</sup>最终,原定于 2 月 14 日在的黎波里召开的、旨在考虑解除对美国 and 荷兰石油禁运的阿拉伯石油部长会议被推迟。<sup>[41]</sup>因此,基辛格最初试图利用当前取得的埃及脱离接触的成果来解除石油禁运的企图,并没有获得成功。

然而,与对美石油禁运问题没有取得进展相伴的,是叙以脱离接触问题的踟躇不前。尽管基辛格还在与埃及、沙特各方为叙以脱离接触问题进行奔波,而且基辛格还解决了叙以脱离接触的重要障碍之一——以色列所关心的战俘名单问题,但基辛格并不打算将发展

势头良好的叙以谈判进一步推向实质性的脱离接触阶段,因为阿拉伯国家尚未解决美国所关心的石油禁运问题。基辛格宣称,在石油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他不会促成叙以间的脱离接触谈判。<sup>[42]</sup>显然,基辛格是以叙以脱离接触为筹码来解决对美石油禁运问题。就在双方就解决石油禁运与脱离接触问题陷于僵局之际,3月12—15日,叙以双方在戈兰高地发生了持续冲突,这为先解除石油禁运再推动叙以脱离接触提供了条件。

1974年3月18日阿拉伯国家正式发表声明,决定解除对美国的石油禁运。随后,沙特为满足美国石油的需求开始增加产量。<sup>[43]</sup>至此,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的石油危机始告结束。随后,基辛格开始为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脱离接触问题进行穿梭外交。6月5日,叙以双方军事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具体实施脱离接触的协议;26日,叙以军队在戈兰高地完成了脱离接触。

## 结 语

无论是生存资源掌控方利用这种占有优势改变现状的行为,还是各方对生存资源的争夺,都会导致程度不同的国际危机。就第一次石油危机而言,它是阿拉伯国家利用西方所依赖的生存资源——石油为武器,向美国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所引发的国际危机。这次石油战争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充分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形成的西方国家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形势,吹响了世界能源危机的号角,这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影响,造成了美国与其西方盟国间的分裂及美国外交上的孤立,使阿以问题为世人所瞩目。因此,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第一次石油危机带给阿拉伯方面富有意义的成果,是西方国家在对待阿以问题上的分道扬镳、世界对阿以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明,作为生存资源中东石油对西方国家的不可或缺。

从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的出发点来看,石油武器的使用并没有实现阿拉伯国家的既定目标,无论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的谈判阶段,美国并没有放弃其支持以色列的既定政策,以色列也没有从其所占领土中完全撤出。因此,阿拉伯国家发动的这场石油战争并未达到其期望值。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使然:第一,在技术层面上,尽管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了提价、减产及禁运等措施,但由于其他产油国产量的上升、石油公司的调

配、尼克松政府实施的石油配给等措施,有效地削弱了阿拉伯国家在生存资源占有方面的优势地位。第二,尽管石油也是美国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源,而且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也在持续走高,但美国当时还没有达到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程度,这就局限了石油武器的实际效用。第三,从国际关系角度看,阿拉伯方面所关心的领土、阿以谈判的进展等问题都需要美国的支持,这也成为限制石油武器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阿以争端中,美国是唯一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一方,因此阿拉伯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就需要美国方面的支持,这实际上为美国提供了反制阿拉伯国家的筹码。以上诸因素都削弱了作为生存资源掌控方——阿拉伯方面的资源占有优势,危机也最终在与阿以脱离接触的互动制约中解决。

从总体上来说,尽管这场生存资源之战并未实现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的初衷,也未能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它声势浩大的行动所形成的国际危机却使美国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尼克松在1974年6月出访中东之前指出,美国不会再向以色列开空白支票,如果以色列要实现持久的和平,最好是与其阿拉伯邻邦签署和平协议。<sup>[44]</sup>尼克松政府对阿以问题的关注为卡特政府继续推进阿以和谈搭建了平台。

## [注释]

- [1]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 [2] 这些文件包括:2003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网站公布的与1973年中东战争及石油危机相关的94份文件,参见<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98/index.htm>,访问日期:2009年9月21日。2011年7月20日,美国国务院网站公布的1973年中东战争卷: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Vol. XXV, Arab-Israeli Crisis and War, 197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See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25>,访问日期:2011年11月20日。同年12月该网站又公布了尼克松政府时期的能源危机卷: *FRUS 1969-1976, Vol. XXXVI, Energy Crisis, 1969-1974*,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See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4v36>,访问日期:2011年12月22日。
- [3] [6][12] Harvey Sicherman, *The Yom Kippur War: End of Illusion?*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6, pp. 22-23, pp. 23-24, p. 22.

- [4] 石油牌价(Posted Price)是用以估算油田使用费和税收的模拟数值,在1971年德黑兰协议前,牌价比石油的实际价格高约40%,但此后牌价已跟不上市场价格的增长速度。See *Arab Report and Record* (ARR), 1973 Issue 20, London: Arab Report & Record, 1974, p. 503.
- [5] [13]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pp. 514-515, p. 593.
- [7] *Strategic Survey 1970*,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1, p. 68.
- [8] [10] [25] *Strategic Survey 197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4, p. 31; p. 31; p. 35.
- [9] [11] [17] [19] [20] [22] ARR, 1973 Issue 20, p. 484; p. 484; p. 470; p. 503; p. 470, p. 497; p. 482.
- [14] Steven Spiegel,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Making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p. 242-243.
- [15] [16] ARR, 1973 Issue 16, p. 363, p. 382; p. 373.
- [18] "William B. Quandt to Kissinger,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with Arab Foreign Ministers', 17 October 1973, with memcon attached,"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59, RG 59, SN 70-73, POL 27 Arab-Isr, pp. 1-8.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98/octwar-34A.pdf>, 访问日期:2009年9月21日。
- [21] "State Department Cable 208776 to all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Posts, 'Middle East Situation', 21 October 1973", *NPMP, NSCF, Box 1175, 1973 Middle East War*, 20 October 1973-File No. 15, p. 3.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98/octwar-45A.pdf>, 访问日期:2009年9月21日。
- [23] Robert J. Lieber, *The Oil Decade: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West*, New York: Praeger, 1983, p. 17.
- [24] [27] ARR, 1973 Issue 21, p. 530, p. 532.
- [26] [35] [37] [40] [41] [42] Henry A.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Brown, 1982, p. 885, p. 876, pp. 804-805, pp. 849-850, p. 906, pp. 939-940.
- [28] "Japan Calls for Israeli Withdrawal", ARR, 1973 Issue 22, p. 549.
- [29] [30] [33] *FRUS 1969-1976*, Vol. XXXVI, Energy Crisis, 1969-1974, pp. 763-764, p. 692, p. 676.
- [31] "Meeting with Oil Company Executives", 5:30 p. m., 26 October 1973,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59, RG 59, SN 70-73, PET6, pp. 4-5, 9.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98/octwar-82.pdf>. [2009-09-21]
- [32] [36] *FRUS 1969-1976*, Vol. XXV, Arab-Israeli Crisis and War, 197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p. 907; pp. 1211-1214.
- [34] ARR, 1973 Issue 23, p. 575.
- [38] ARR, 1974 Issue 3, p. 60.
- [39] ARR, 1974 Issue 2, p. 40.
- [43] ARR, 1974 Issue 6, pp. 119-120.
- [44]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pp. 1007-1008.

作者简介:刘合波,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世界史博士。(山东曲阜,273165)

王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天津,300071)

收稿日期:2012-04-06

修改日期:2012-05-20

# CONTENTS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by Huang Haitao*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has rich theoretical origin. Although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ories in different phases of history have been seeking to justify and necessitate intervention actions, the actual practices have always aroused disputes. The disputes usually focus on the motivations, processes and effects of the intervention. Having investigat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we could find that th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have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actors at specific times. After the Cold War, there has been a relative increase of the willingness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West on dominat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re would be a high probability for the West to us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s a tool to change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 7 Survival Resource and International Crises: Analysis of the First Oil Crisis *by Liu Hebo & Wang Li*  
Oil is the indispensable survival resource for all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n fact, the First Oil Crisis which broke out during the Yom Kippur War was an international crisis. The Arab countries took advantage of the heavy reliance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on the oil resour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nitiat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countries like U. S. which supported Israel. The Oil Crisis caused the split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and the isolation of the U. S. in diplomacy. But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was not changed by the Oil Crisis and the expected goal of the Arab countries was not achieved. The U. S. countered the sanction by advancing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finally led to the ending of the Oil Crisis. The war for the survival resource influenced the Arab-Israeli disengagement and pushed the peace process forward.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3 Sarkozy's Africa Policy: An Impossible Break with Past *by Li Hongfeng*  
Under President Chirac, French policy in Africa underwent several large adjustment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o the demands of the actual Franco-African relations. These adjustments were mainly about development assistance, multiplication of African partners and French military presence in Africa. After becoming the president of France, Nicolas Sarkozy proposed to change Franco-African relations and to break with the old ideas, outdated networks and practices, especially the old "Françafrique". However, the goal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Sarkozy's high-profile speech can't den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former route. Either in words or in action, Sarkozy's innovation efforts continue to be shackled by the colonial ideology. He still must protect French strategic interests, maintain and enhance French power in Africa, and rely on the historical legacy relations. France's future policy towards Africa will still depend on various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factors, and even a change in power of political party cannot guarantee a real change.
- 19 Comparis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nd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 Relation, Agenda and Influence *by Guo Qiumei*  
I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respect of solving some similar questions. As an organization independent of the UN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ver since its creation,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orderly global migr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as an organization under the UN framework, has long been dedica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refugee governance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refugee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organizations; then, it conducts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the roles the two organizations play in solving the global refu-